

度越

施叔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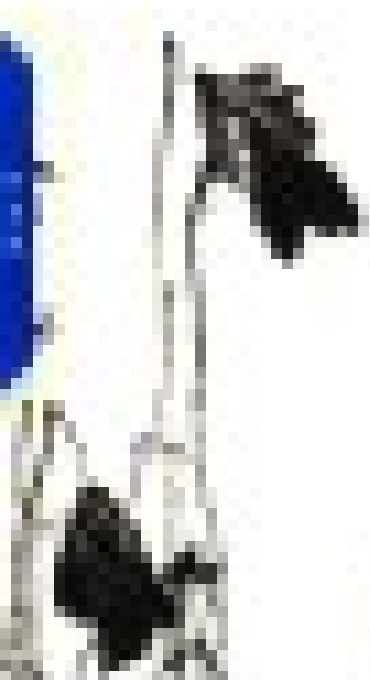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庚
越

卷一

一



一

度越

施叔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度越 / 施叔青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94-0329-2

I. ①度…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1730 号

书 名 度越

著 者 施叔青

责 任 编 辑 蔡晓妮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329-2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

王德威

施叔青十七岁开始创作，一九六五年在《现代文学》发表短篇《壁虎》一鸣惊人。在那个短篇里，年轻的女作家描写阴森的家族，蛰伏的欲望，幽微的女性情事，纠结婉转，而以墙上一只壁虎的“虎”视眈眈总结那无以名状的、诡异的氛围。随着《壁虎》这样文字的窜动，施叔青写出《约伯的后裔》《倒放的天梯》等作品，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女祭司。

一晃五十年过去，施叔青依然写作不辍。这些年里她辗转香港、纽约、台北，写过香港的盛世繁华，也写过台湾的历史起伏，笔锋所及，既有写实主义的锐利观察，也有现代主义的实验风采。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以及借女性所发挥的种种隐喻，早已赢得好评。当年与她同时崛起的作家不是早已偃旗息鼓，就是改弦更张。施叔青创作的能量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尤其近年她潜心修佛，境界与

以往更有不同。

在新作《度越》里，施叔青处理了一则宗教故事。主人翁依然是位女性，因为纾解情事纠缠来到古城南京，从事六朝佛教艺术研究。与这一当代故事平行的是则中古的故事。“写经生”朱济出身寒门，辗转剃度，法名寂生。寂生原本清净的修行因为偶遇一位出逃的歌妓嫣红而起了波澜；与此同时，他来到建康——今天的南京——学道弘法，却为当日江南士子的文采风流而目眩神迷。寂生和嫣红将何去何从？同样的，一千五百年后的女主人翁将何去何从？

在最浅白的意义层次上，施叔青写出一则宗教轮回寓言，并由此反省凡夫俗子的痴、嗔、贪、怨，此生彼灭，绵绵无有尽时。欲望的挑逗，声色的诱惑，还有潜伏在其后的历史惘惘的威胁，犹如罗网般笼罩你我的前世今生。如何需求解脱，端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的转折却是何其艰难！故事中的人物辗转各种色相考验，看似山穷水尽的困境可能带来灵犀一点的启悟，但眼前的大彻大悟又何尝不暗含另一层无明的种子。小说中的寂生追求圆寂，却禁不住偶然而生的诱惑，反倒是浮华世故的嫣红在眼前无路之际，放下一切，幡然皈依。缘起与缘灭是这样流转无常，修行无非不断打破我执，度越“有”“无”的功课。

然而施叔青也有意借着这个故事反省自己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熟悉施叔青以往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度越》的叙事变得简约素静。不论《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施的写作一向以丰赡繁复为能事，而经营笔下人、情、与

物的纠缠务求引人入胜。《度越》的情节仍然复杂，如果沿用以往的策略，不难写出个动人的故事。但施叔青显然背道而驰。简短的章节、直白的宗教典故、意象化的人物，无不淡化小说家原所擅长的秾丽风格。返璞归真，仿佛她终于理解写作之道就是个方便法门，何需踵事增华？

细心读者当然看出施叔青挣扎的痕迹。她的嫣红曾经如此活色生香，不妨就是《香港三部曲》女主人翁黄得云的前身，而她对六朝佛教典故的考证记录也依然带有罗列巨细的意图。但唯其如此，反而显示作家和笔下人物参详、演义佛法的艰难。未必完整的结构、人物、犹带填充的情节缝隙，徘徊今古的时间转折，在在暗示着本书旨在唤起读者的慧心，如响斯应，方底于成。

《度越》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施叔青的故事引导我们想象宗教、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关系。佛教于东汉传到中国，大盛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不仅改变了秦汉以前中国思想的脉络，并且深入民间文化，带来深远影响。施叔青刻意描写东晋以后建康佛教大兴，糅合玄学清谈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所衍生的奇异现象。她也注意南北朝佛教传布和五胡乱华导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的密切关系。乱世里避居江左的高门巨族面对文明劫毁，俨然从佛教找到安顿——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但佛法精深，难以一蹴而成。如何正本清源，重溯真如，是小说人物最后的悲愿。

而书写如何展示度越的功能，恰恰成为症结之一。历史的迷津，生命的困惑，千言万语难以道尽。翻译、传抄、

诠释佛经要义，如何能传达三昧，表达信仰的真谛？于是有了朱世行、法显、玄奘西域取经的壮举。寂生出家前就是抄写经文为生，历经出家、云游、邂逅的重重考验，终于了解自己的局限，有了取经的愿景。而千百年后的小说家又如何承袭这条曲折艰难的途径，以虚构的文字寻求那不著文字的真理？以往的施叔青调动她的生花妙笔，力求再现“她的”香港，“她的”台湾。蓦然回首，她似乎了解写作犹如修行，只是铭记那佛法的无从铭记性，锻炼文字借此喻彼的空性与自性。

二〇一一年，施叔青完成了“台湾三部曲”最后一部《三世人》，宣布封笔。哪里知道结束就是开始。在圣严法师的点化下，她踏上了创作的新路。这条路，如她自述，走得辛苦，也未必功德圆满。然而作为一位学佛者，作为一位专志的作家，施叔青必定理解《杂阿含经》的教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从少女时期的《壁虎》写到《度越》，施叔青创造了无数人物、情节、世界，从情天欲海写到了大悲悯、大虚空。她从而理解小说也就是缘法。从写作中，施叔青见证枯木开花，五蕴度越，一切法得成。

本文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

目 录

序 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	王德威	001
---------------	-----	-----

度越		001
----	--	-----

后记 活着，就是为认识自己	施叔青	191
---------------	-----	-----

从“四代人”到“三世人”

——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和“台湾三部曲”

刘 俊	201
-----	-----

从心理探索到心灵观照

——论施叔青的《度越》	刘 俊	225
-------------	-----	-----

南京博物馆，我伫立一尊佛像前凝视良久。那是一尊典型的六朝石佛，长脸细颈，秀骨清相，身体微微向前倾，衣褶飘动，佛像目光下视，浮现着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对世间一切完全超脱。佛像脸上那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使我联想起曾谛，他在我台北就读的大学教龙树论师的“中观”，如果这位教授除下他的黑框眼镜，目光下视，看起来会很像这尊六朝佛像。

研究所选课时，我没修他的课，觉得这位教授太冷淡，上他的课一定很无趣。这两年流行狭窄的镜框，他依然故我，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衬衫永远不出灰黑白三色，颈间的风纪扣不论寒暑，都是紧紧扣住。从他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可能是南洋来的华侨吧？系里的师生对他的过去有不少传言，最耸人听闻的是说他在美国曾经跟宣化上人出过家，在“万佛城”修夜不倒单的苦行，后来还俗，到了台湾在佛光大学得到博士学位。

去过他宿舍的同学形容，曾谛教授家徒四壁，清苦得像个苦行僧，书架上尽是佛书，经典论著无不齐全，据说

光是《维摩诘经》就收藏有好几种版本。同学说：

“那一屋子的佛书，几辈子也读不完！”

我听了，吐了吐舌头。每次到庙里或佛学图书馆，看到玻璃柜珍藏的《大藏经》长长一排，连走完都费劲，更不要说读完了。

我一直待到博物馆关门才离去。当天晚上我读着《洛阳伽蓝记》，读着读着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曾谛是东晋的僧侣，身穿华美的僧服，走进一座装饰富丽的佛寺，来到花园一口水井旁，红砖砌成的井已被填塞，井沿长满芦荻，曾谛俯身向水井照自己的影子，但水面覆盖着菱荷……

梦做到这里，醒了。

我相信前世今生。陪母亲到庙里，常听到法师们说起出家的因缘；还是在家的俗人时，到佛寺参拜，一走进去，感觉十分熟悉，似曾相识，对寺中景物如睹旧物，恍如以前来过，有着很深的宿缘。如果说曾谛教授的前世是位东晋的僧侣，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有关他的传言都和佛教圈子有关，有一说他在澳洲净空法师的讲堂念佛，定心见法，大白天见到阿弥陀佛广大身，后来接触到阿姜查的英国弟子，到泰国乌汶的巴蓬寺森林修行，他的巴利文是在缅甸的曼德勒学的。

和曾谛教授有了接触，是从打坐班的静坐开始的。

那一阵子，我心烦意乱，夜里老是失眠。静光法师出家前毕业于我就读的大学，也是哲学系，为了回馈，发心

回校开打坐班，在活动中心二楼的小房间铺上坐垫蒲团带领静坐。为了对治骚动不安的心，我成为小圈子的一员，每次都看到坐在后面的曾教授，他低眉垂眼，有如枯木插桩，屹若株机，可以连坐好几炷香，禅宗书上描写的“枯木禅”就是这个样子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的羡慕曾教授，他看起来是那么心如止水，紧闭着因禁欲而乌黑的双唇，与周遭的人与事保持距离，生命从他身旁流过，都没有碰触到他，也碰不了他。

当他听说我要到南京搜集东晋佛教的资料写论文，曾教授黑框眼镜后的眼睛第一次正视我。

“……唐朝诗人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学者认为是诗人文学的需要而虚化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数目。”

曾谛说他最近读到一些资料：东晋六朝佛寺一览表，有名可录者达二百九十九座，其中东晋四十五座，包括瓦官寺、斗场寺、建福寺这些由皇家贵族捐资或捐宅兴建。

“东晋六朝都城建康，也就是南京，当时是中国翻译佛经的中心，佛教的中国化就在这里完成的。这些佛寺中以斗场寺最为重要。”

曾谛感激法显以及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两位大师驻锡这座佛寺，翻译了重要的经书，成为汉传佛教的宝典。

高僧法显感慨汉地佛经中有关戒律的部分残缺不全，为了求取佛陀真传，五十多岁高龄毅然从长安出发西行求

法。历经险难，越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的沙漠，终于抵达天竺，游历佛教圣迹，学习当地语言，抄写律法经典。

“后来又到狮子国，现在的斯里兰卡，搜求到《摩诃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经》《杂阿含》《长阿含》等经典。”

我耐着性子听到这里，高僧法显的故事还没有完。

“回国途中又碰到大风暴，漂流到耶婆提国，”曾谛教授说就是现在的印尼，“最后回到建康，前后共十五年，他把自己游历多国的记录写成《佛国记》，被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流行于世。”

法显，这位被赞誉为五世纪伟大的旅行家，游记中有不少动人心扉的片段，曾教授提到书中描述他在狮子国，偶然看到一个旅行的商人，以汉地的一只白绢团扇供养佛祖。

“法显看到来自家乡的绢扇，思乡之情令他凄然泪下。”

曾教授镜片后的眼睛闪了一下，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下次见面，他送了我一本白话文的《佛国记》让我带到南京。

自称从没到过南京的他，对这古城的一切似乎了如指掌，好像什么都知道，而且每每有惊人之语。向他告别时，曾教授影印一份东晋六朝佛寺一览表给我。

“鸡鸣寺现在是南京第二大寺院，”他指着表上的同泰寺，“大陆学者考证鸡鸣寺的前身就是梁武帝建的同泰寺，其实这只是传说。”

他对梁武帝与菩提达摩论法不契机的公案也予以否认。

中国禅宗史上梁武帝问达摩的问答：

自己一生造寺布施供养，有何功德？

得到的回答是：

无有功德。

两人论法不契机，引起梁武帝不快，将他遣出梁地。

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到嵩山面壁。

曾谿对这段公案不能苟同，且听他大大有别于禅门的说法：

当年菩提达摩是直接航海到嵩山，而不是在广州上岸，也没有会梁武帝。达摩传法慧可、道蕴二人，后因名声太大，遭到嫉妒，被下毒而死。禅宗弟子流传达摩只履西归也只是传说而已。

他又说菩提达摩最初在中国传法并不顺利，原因出在空有之争，鸠摩罗什翻译龙树论师的《大智度论》，主张一切法空无自性，而菩提达摩依据的四部《楞伽经》的内容却是有佛性的如来藏……接下去又说了好些隋唐大乘佛法从诸法皆空转化为空性到佛性的变化过程。

我对这些言论似懂非懂，只觉得他改写禅宗史的说法颇为新鲜，后来才知道曾谿对佛教的许多看法经常出人意表，与传统佛教圈习以为常的论说大异其趣。

二

朱济出身寒门。先祖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干戈扰攘，田地荒芜，无粮可食，只得被迫抛弃家园，迁徙流离。千辛万苦到达一地，没来得及喘息，又受当地土豪乘机欺凌，军阀相互攻伐，战火弥漫，只得再度四处逃难当流民，与家乡愈距愈远。诗中所描述的是最好的写照：

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
向阡陌而流涕。

到了朱济祖父这一代，辗转栖身于洛阳陋巷，早已不知家族原籍，最早来自何处。

朱济父亲早逝，留下他与寡母孤苦相依。虽然寒窗苦读，自恃颇有些才气，却生不逢时，又缺乏家世背景，在门阀观念极重的社会，只能慨叹自己有志难伸。

西晋沿用曹魏时代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度”，创始这个选举制的用意是在谨慎选才，以矫汉末滥选之弊。

这个制度本意是用来品第人才优劣，不是用以品第门

阀高卑的，所以制度初立时，并没有把家世列为选才唯一的条件。起初中正品藻人才，还能依据乡党清议，但因被任命为中正的人物都是豪门仕族，逐渐有党同伐异，擅以喜怒升降的情形出现。

西晋以后中正制度便转变为强宗大族所把持，成为高门贵族巩固政治权力的工具。权贵子弟依恃家庭地位、经济势力及社会关系，轻易获取声名，膺列上品，愚者因门高而得拔擢，贤者因第寒不得升迁，权门在这种制度下占尽上风。寒士的进身之阶，则完全操在中正手中，缺乏与权门抗衡的力量，演变到最后，终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世族秉承士庶天隔的原则，孤芳自赏，不与寒门为伍。他们在政治上有父祖余荫作为凭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贱视军旅武事，多与戎旅隔绝。寒门庶族则投身军旅，作为他们进身的阶梯。

朱济自觉与军旅无缘。仕途难进，他转而刻意作文，想以翰墨为勋绩，以文章进身。当年曹丕重视文学，把诗文才气纳入选才的范围内：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身为皇帝，曹丕极人世之崇荣，却依然感到帝王将相、

富贵功名很快便是过眼云烟，真正不朽可以留传万世的，只有优美华丽的文学。

遗憾的是朱济其生也晚，没能赶上正始诗赋欲丽的好时光。以诗文进身不成，朱济平日练就的一手字体劲利的隶书，终于派上用场，使他成为专门代人抄书为业的经生。

随着纸张普及，渐渐取代了用贵重的缣帛和竹简来书写。到了朱济这一代，用纸书写已经蔚然成风，由于纸张便于抄写，文人著述不断，为私家藏书提供了基础，出现了不少专为收藏图书而建的藏书楼，取了典雅的名称，如“精庐”“谢氏书仓”等等，有些藏书家还允许读书人借阅。

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推广利用，书籍可以大量的抄写流传，形式上还是因袭帛书，做成卷轴，最为人称道左思的《三都赋》，豪贵之家争相传写，使得洛阳为之纸贵。

朱济抄书用的纸是经过黄檗汁处理过的，黄檗浸泡在水中，和煮过的汁液把纸染成黄色，一来为了美观，二来也防虫蛀，染过的纸还不易腐朽。他为一位藏书丰富的高门仕族抄录经史图书。五胡乱华，胡族入侵洛阳时，把他引以为豪的藏书楼焚毁了大半，他雇了几十个经生重新抄写战火中抢救出来的残存的五经百家，朱济是其中一位抄书者。

为了逃避现实战乱的悲惨恐怖，坊间神仙和志怪小说广为流行，出自道家方士之手的神仙小说，大都是自神其教，鼓吹虚无升天寻仙，求仙得道的故事。志怪小说的作者则都是文士，他们搜奇猎异，神话传说，民间传闻异事